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七十八回 洪月娥有心訛曲辯 沈仲思同病勸瘟生

且說沈仲思在洪月娥家見一個少年男子向他發話。沈仲思出身豪富，從來只有別人巴結著他，那裡受過別人的糟蹋？這一氣非同小可，便也回罵了幾聲。不料那少年男子反是冷笑一聲，對他說道：「你自己幹得好事，還要推說不知。老實對你說了罷，我就是洪月娥的本夫。你鬼鬼祟祟的把月娥藏到那裡去了？我好好的一個人，如今被你弄得蹤跡全無，我不問你要人，卻叫我再去問那一個？」沈仲思聽了摸頭不著，好似當頭打了一個悶雷；又聽那少年男子的說話，沒一句不是誣賴著他，口口聲聲的叫他把人交出，萬事全休，不然便要把他扭到捕房，告他拐騙。沈仲思此時真是一盆烈火直透頂門，鬚髮皆張，雙眉倒豎，大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你們做的好事，騙了我整整的六千洋錢，如今把他藏了起來，反來問我要人。難道我六千塊錢就是這般輕易易被他騙去，世上沒有王法的麼？」此刻沈仲思方才心中明白，澈底澄清，曉得是洪月娥有心哄騙著他，騙得銀錢到手，自家卻躲在一邊，串通了娘姨本家和他白賴，只恨得咬牙頓足，恨不得一時跳破了天。

只見那少年男子聽了沈仲思的說話，不慌不忙，微微冷笑道：「據你口中的話，月娥騙了你六千洋錢，但是你和月娥也不過尋常的相好，並沒有什麼格外的交情，為什麼無緣無故的給他六千洋錢？這句話兒憑你說到隨便什麼地方，我也不來信你。你不說自家拐了他的身體，還要隨口訛人，你未曾開口，也該打聽打聽我是個什麼樣人，可是訛得動的麼？」沈仲思聽了，更加大怒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！不過是個烏龜罷了，也要來嚇什麼人？若要問我為什麼無緣無故的給他六千洋錢，你那裡曉得我們的道理。前兩天月娥說明嫁我，講定一共八千身價洋錢，六千還債，二千開銷，要我先付六千給他還債，所以我昨天付了他一張莊票。當時原要叫他寫個婚書，他卻托故推辭，說什麼無人會寫，騙我今日來拿。我倒把月娥當作好人，並不疑心。誰知他騙了我的銀子，自家背地私逃，還串出你們這一班人來通同圖賴，難道他躲過了就好白白的胡賴不成？」那少年男子聽他這般說法，那裡肯聽，只冷洋洋的問道：「你倒說得好一篇道理，吹得好一口牛厭，我且問你，你付了六千洋錢可有什麼憑據，或當時有什麼在旁看見的證人？」

沈仲思聽了倒呆了一呆，這件事兒明明是自己過於托大了些，所以壞事。這六千洋錢的票子委實是自己親手交在洪月娥手中，如今洪月娥躲了起來，給你個無人對證，既沒有托人經手，又沒有取得收條，這樣的事就是到官司也是無憑無據的事情。明曉得有些尷尬，口中卻不肯服輸，高聲嚷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房間裡的娘姨和本家們大家曉得。我當著月娥的面和他們三面言明，你只要問他們就是了。」那人聽了回過頭來正要問時，本家立在旁邊聽得明白，連忙搶先說道：「沈大人，勿是倪勿肯幫耐，就是月娥先生要嫁耐沈大人，倪本底子也勿曉得。原是耐沈大人叫倪上來講啥格身價，難末倪剛剛曉得。勿瞞耐沈大人說，但耐是自家身體，亦勿是倪個討人。但耐說要嫁人，倪也勿好說閒話。故歇耐沈大人說付過歇六千洋錢，倪軋實勸看見；再加仔歇歇月娥格人勿知到仔陸裡去哉，賽過死人無對證格事體，倪也勸看見啥格六千洋錢，連搭仔月娥到仔啥場化去倪也勿曉得。倪開仔堂子，陸裡耽得起實梗格風火？真真前世倒仔霉，碰著格號事體。」沈仲思見那本家的口風，明明的袒護著那少年男子和自己為難，心上雖然憤恨，卻又駁不倒他，只得說道：「照你這般說法，倒是我沒有付錢，有心圖賴你們的了？」本家急忙剖道：「勿是呀，沈大人付俚洋錢格辰光，倪軋實勸看見，阿好說說瞎說。」

那本家正要說下去，被那少年男子一聲喝住道：「不要多講，且待我來問他。」

便從從容容向沈仲思說道：「你說你付過六千洋錢，又拿不出付錢的憑據。你想，六千洋錢的事情雖然說大不大，說小卻也不小，比不得六百六〇不算什麼稀奇，那有付了六千塊錢沒有一個憑據的道理？況且本家們既然曉得這件事情，你付錢的時候，為什麼不把他們聽上樓來當面交代一個明白，卻要鬼鬼祟祟的私相授受？你們大家聽聽，天下可愛這樣的癡子麼？老實和你說，月娥這裡，這一個月裡頭除了你天天來往之外，沒有什麼別處的客人，現在無緣無故的月娥不知走到那裡去了，不是你幹的事兒還有那一個？若說這件事兒不干你事，為什麼他別的時候不走，偏偏揀了這個時候逃走呢？你好好的還我人來便罷，如若不然，哼哼，恐怕你難逃公道！」

沈仲思聽了這般無賴的說話，只氣得面泛沈霜，滿身亂抖，明知自己失於檢點，被洪月娥騙去了六千洋錢，卻怕的沈仲思不肯干休，又想了這個極毒的主意出來，反客為主的一口咬定問他要人。看那少年男子的樣兒，挺胸凸肚，怒氣沖沖，只想尋事，曉得沒有理講。那班本家娘姨們又都是幫他說話，最苦的自己手中沒有證據，說不出來，只得想暫時避過鋒頭，再想翻本的計較，便忍著一口氣立起身來道：「你們這一班人真真的沒有理講，明明是你們通同一路，把月娥藏了起來，卻還要這般說法。我今天也沒有工夫和你講理，明天再和你們說話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匆匆的起身就走。不料那少年男子聽他這樣說法，又見他立起來便走，不覺勃然大怒，跳起身來兩手一橫，把沈仲思去路攔住道：「你倒說得這般輕可，容容易易的就想要走麼？今天你不好好的交出人來，我便和你回到巡捕房去，憑你是什麼大人老爺我也不怕。從來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做官的人殺了人，就好不要抵命麼？」一面說著，揸拳擄袖的竟想要扭沈仲思的衣裳。

沈仲思見他真要動手，不覺慌了，大叫：「豈……豈……豈有此理，這……這是那……那……那裡說……說起，方……方才你……你說我……我……我付過六千塊錢，沒有什麼憑據，難……難道我……我……我指使月娥逃走，又……又……又有什麼憑據麼？」那人冷笑道：「我那管你有憑據沒有憑據，只要問他們本家就是了。你天天賊形怪狀的不知來說些什麼，偏偏的這幾天裡頭就會不見了人，你還想要賴到那裡去了？今天我們的官司是打定了。老實說，我是個無名小卒，就是官司輸了，也算不得什麼，你卻是個場面上人，看你怎樣的坍台得起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眼睜睜的就有個動手的意思。沈仲思見了勢頭不妙，要走又不能，不走又不好，竟〇分的著急起來。暗想：「他們的說話雖然可恨，情理卻是不差，丟掉了六千塊錢還在其次，倘然真個的拉拉扯扯動起手來，被他們扭到捕房，雖然真者自真，假者自假，自然有一個水落石出的收場，但受了這般的糟蹋，以後還有什麼臉面再在上海見人？」這樣一想，便心中只想脫身。無奈那個烏龜怒目橫眉的迎頭攔住，心上正在忐忑，幸而那班本家和娘姨做好做歹的上來解勸說：「沈大人不是這樣的人物，你不要瞎疑心，月娥雖然不見，我們慢慢的在外邊訪問，料想尋得出來。」那烏龜還是裝腔做勢的不肯。本家和哄著，又勸了一回，又把他攆出房去，那本家回頭過來，向沈仲思飛了一個眼風，似乎叫他走的意思。沈仲思正在著急，巴不得立時就走，便三腳兩步的走了出來，一路垂頭喪氣的回去。想了一夜，氣得發昏。隔了一天，沈仲思還是昏昏悶悶的無精打采，只恨著洪月娥沒有良心。

這一天沈仲思睡在牀上還沒有起來，忽地傳進一個李子霄的名片，說要請他立刻過去。沈仲思不曉得是什麼事情，想著這幾天受了一肚子的悶氣，正想要到子霄那裡和他談談，便在牀上起身，梳洗過了，吃過點心，直到李子霄新賃的公館裡來。

李子霄聽得沈仲思來了，叫請樓上去坐，沈仲思就覺得有些詫異，暗想：樓上是他和張書玉兩個的臥房，怎麼叫我樓上去坐？心上這般想著，就跟著家人走到樓上，逕進臥房。

沈仲思留心一看，見對面一間房門關著，這邊房內卻不見張書玉的影兒，連娘姨、大姐都一個不見。沈仲思見了〇分詫怪。剛剛走進房門，李子霄起身迎著，彼此招呼了一聲，沈仲思見他面上一付無精打采的樣兒，正要動問，李子霄早一團盛氣的，迎著仲思，把張書玉忽然逃走並拐去許多的東西的事說了一遍，並問沈仲思可有什麼法兒，還是逕去投報捕房，還是另想別法。沈仲思聽了，方曉得書玉不見的緣故，原來也是落了她的圈套，和自家正是同病相憐，不覺啞然笑道：「原來你也上了書玉的當，怪不得要這個樣兒。但是你還沒有曉得我的事兒，我被洪月娥騙去了六千洋錢，如今躲得人影也不見一個，反串回了一個什麼流氓，說得洪月娥的本夫，翻過來吃住了我，要我還他的人，我竟一時被他們逼住了，無言可答，幸得本家娘姨等大家相勸，才得脫身出來，你想想可是笑話不是？我為了這件事整整的氣了一天，正要趕到你這裡來和你商議，不想事有湊巧，你這裡也鬧了這麼一個亂兒。」

李子霄聽了大怒，不待沈仲思說完，搶著說道：「你為什麼這般無用，竟被他們吃住了，一句口也不開？洪月娥既然逃走，就該問兆富里的本家要人，你花了六千塊錢，難道就這樣的罷了麼？你既是這般膽小，待我來和你出頭，若不把這件事兒追一個澈底澄清，我這『李』字也不姓了。」說著立起身來要邀著沈仲思同走，沈仲思連忙止住他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性急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且等我說完了，我們再商議。」李子霄聽了，方重新氣憤憤的坐下，倒把自己張書玉逃走的事情放在一邊，且聽沈仲思的說話。只見沈仲思向他說道：「這件事兒實是我自家不好，過於大意了些，雖然付了他六千洋錢，卻是我親手交與月娥，此處交沒一人知道。現在月娥的人不知那裡去了，不見我的面兒，卻串出本家娘姨等一班人來，咬定口風和我白賴，倒反問我要人。你想就是要打官司，也要有付錢的憑據，或者有什麼證人，只是空口說白話，沒有著實的收據婚書，這樣的官司，憑你什麼利害的人也想不到個萬全之策。何必為了一個信人，驚天動地的壞了自家的名氣？好在我們也不是吃虧不起的人，雖然花了幾千洋錢，卻也總算長了一番見識，自家認個晦氣，歎口氣兒，譬如自家病了一場也就罷了。」

李於霄聽了細細想了一回，覺得沈仲思的話兒句句有理，便道：「你的事情總算就是這般罷了，我的事情你可有什麼法兒替我想想？」沈仲思沉吟了一刻道：「這件事兒據我想來，倒也狠有些棘手。你的婚書已經被他帶走，當初又沒有什麼保人，就算報了捕房，把他退了回來，堂上的官員也不見得肯將他□分嚴辦。但是在你這邊想來，你娶了他不到半月，便被他卷物私逃，別人曉得了，顯見得你是個瘟生，上了他的圈套。況且他已經逃走，就算追尋得著，也是沒有真心，那時還是聽憑他發堂擇配，還是你自家仍舊收回？依我看來，這件事兒鬧將起來，非但你沒有什麼好處，反是鬧得通國皆知，還落了一個瘟生的名氣，這又何苦呢？」李子霄聽了，呆呆的癱在椅子，長歎一聲道：「罷了罷了，聽你這般說法，果然鬧將起來沒有什麼味兒，只得也和你一般認個晦氣便了。」說著，還長吁短歎的□分不樂。

沈仲思也想著了自家的心事，彼此默然，停一回方說道：「青樓妓女，本來□個倒有□一個沒有良心。我們經過了這樣的一番閱歷，以後須要看破些兒，只好逢場作戲，隨便應酬，斷不可再上他們的當，那就明知故犯，一誤再誤了。」李子霄聽了不住的點頭稱是，兩人又彼此互相勸慰了一番。

從此李子霄、沈仲思兩人看破了信人的伎倆，把那尋花問柳的念頭淡了許多，就是做個把信人，也不過叫幾個局。吃幾台酒，應酬朋友，從不去轉他的念頭，倒成了敗子回頭，懸崖勒馬。正是：

結束鉛華之夢，禪榻西風；屏除絲竹之情，電光石火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